

湖 溟 漪

譯 俠 朱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版

漪 溟 湖

IMMENSEE

著 者

H. T. W. STORM

譯 者

朱 儼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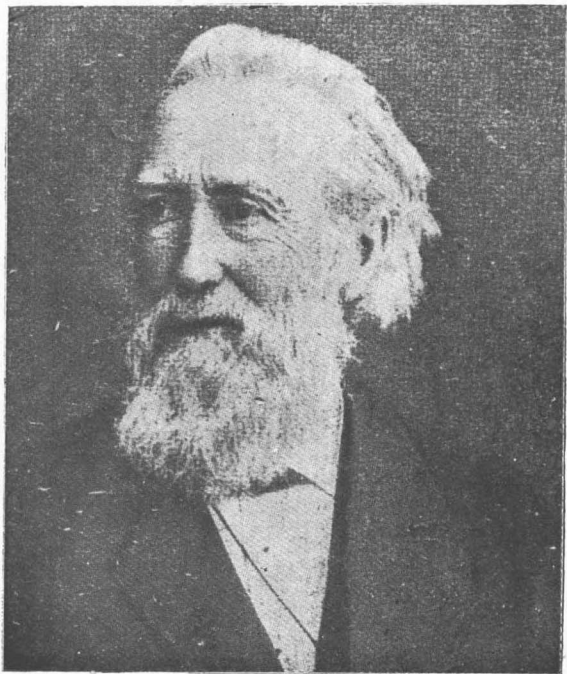
(上海望平街中)

甲種(特種紙印)定價三角

乙種(普通紙印)定價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H. T. W. Storm

原书空白页

湖 溟 漪

著 謨 托 施 國 德

譯 俛 朱



海 上

店 書 明 開

原书空白页

序

在北海之濱，德意志雪州的西岸上，是施托謨的故鄉。煙霧迷濛中，可以由岸上望見海外櫛比的島嶼，這是哈立根羣島，是些綠草縈迴的小島。波濤澎湃間，海水激起飛濺的浪花，與孤峙的崖壁相奮鬪。西風吹起，捲起一陣陣浪潮，湧向橫列的一排海岸上。每當春秋兩季間，海風怒號，漲起洶湧的高潮。

—— 那岸上峙立着寂寞的孤城：這正是胡素城，是我們詩人的故鄉。他和他故鄉的景物，有密切的關係，他的藝術中間處處有雪州的風味，他所表現的最好的，也就是他本地的風光。

施氏是富於鑒賞自然美的詩人，過去的印象，在他記憶中歷歷如在目

前，施氏是寫實派的巨子，擅於散文藝術（*Prosa-kunst*），而同時又能滲以浪漫的色彩。他描寫情景，栩栩如生，令人讀了宛如身臨其境，身當其情；而他又能用簡練的句子，表露深刻的感情，處處令人興起同情。這種種妙處，這小本湖溟湖，可以充分表現出來。

湖溟湖！凡是讀過這本小說的人，沒有一個不覺得滿意的。這事情並不怎樣希奇，不過摹寫小兒女的愛情（*Kindertiebe*）；女孩子缺乏自覺力，違反了自己的心願，勉強聽從了母親的話——也是普通的事情。然而施氏却能以深刻的感情，用微妙的手腕，描寫得悽愴惋惻，纏綿盡致；令人讀了，迂迴往復，流連不已。這是施氏的魔力，這是施氏的真本領！

*

*

*

瀟溟湖已有兩種譯本：唐（性天）譯作意門湖，郭（沫若）譯作茵夢湖。唐譯是直接翻譯的，可惜語句滯重，而錯誤之處復多，實遜似郭譯；郭譯文句頗流麗，意味亦深長，可說是譯品中不可多得的文章；但是可惜有幾十處失了真意，因此減色不少。——我不知郭君是否從德文直接翻譯，但是從幾處錯誤之點看來，似乎沒有見過原文。泰東圖書局的六版本固未改正過來，就是最近的一九二七年創造社出版部本也還是照原樣將錯誤的譯文印上去。謹據新版本隨便舉幾點說來：

一 「一位老人向着這司食人宣言反抗……」

泰東本一〇頁
創造本一三頁

原文是“*Ein alter Herr warf sich zum Proviantmeister*

auf”應作「一位老紳士自己起來作司食長」“*sich auf werfen zu*”

在英文是“*To set up for*”郭譯却誤作“*sich gegen einen auf werfen*”(*To rise up against one*)去了。

二 「我還不十分倦」

泰東本一七頁
創造本一七頁

原文是“*Ich bin noch gar nicht müde*”應作「我還一點不倦」

三 「來印哈德却毫無歸意」

泰東本一八頁
創造本一八頁

原文是“*An den Rückweg hatte Reinhard nichtgedacht*”

應作「萊茵哈特却没有想到回去的路。」

四 「聖誕節已到了。」

泰東本一九頁
創造本二四頁

原文是“*Die weih nachtsabend kam heran*”應作「聖誕節晚上快要到了。」聖誕節是十二月二十五日，而聖誕節晚上却是十二月二十

四日之晚，“*Heran kommen*”本是「來近」並非「已到」郭譯時間上錯誤。

五 「今年聖誕節我們這兒很冷淡的」

泰東本二三頁
創造本二九頁

原文是“*Bei uns wird es nun am weihnachtsabend sehr still werden*”應作：「我們這裏聖誕節晚上一定很冷靜」伊藜沙白寫信的時候，還沒有到聖誕節晚上，郭譯又是時間上錯誤。

六 「若是祇是兩人在一處時，便相對默然」

泰東本二八頁
創造本三五頁

原文是“*Wenn sie allein zus am men sassen, entstanden Pausen*”應作：「若祇有兩人在一起時，談話中間往往發生頓挫。」

七 「在這長期休假中想尋愉樂的事情」

泰東本二八頁
創造本三五頁

原文是“*Um waehrend ihrer Ferien zeit eine bestimmte*

Unterhaltung zu haben”應作：「在假期中想要有一定的聚談，」

八 「來印哈德還要再留一兩點鐘，」

泰東本二八頁
創造本三六頁

原文是“*So kam Reinhard einige Stunden Spaeter wieder*

er”應作：「萊茵哈特一兩點鐘後便又過來，」這是說，他去後再來，「去」

「留，」相去遠甚。

九 「來印哈德只是默默地偷看她，」

泰東本三一頁
創造本四〇頁

原文是“*Reinhard blickte forschend zu ihr hin*”應作：「萊

茵哈特偵查似地看着她，」重要的在「偵察似地，」「默默地偷看」却不

足以達意，亦且失了真情。

一〇 「他還望見她那娉婷的姿態」

泰東本三四頁
創造本四三頁

原文是“*Sah er noch einmal ihre liebe Gestalt*”應作：「他再看她那可愛的情影一次」這是說，車轉彎的時候，他再一次望望他愛人的倩影，是「再望一次」(*noch einmal*)是「有意的」去望；並不是「還望見」是「可以」望得見。郭譯失去了萊茵哈特摯愛伊藜沙白的真意。

一一 「來印哈德開封讀道」

泰東本三五頁
創造本四四頁

原文是“*Reinhard brach und las, und bald las folgen*

les：”應作「萊茵哈特拆開了讀，不久讀到底下一段」因為底下的信不是全錄，只錄中間一段；郭譯作「開封讀道」底下的信便不得不作開始的樣子。

一二 「從對面的側門走入」

泰東本四〇頁
創造本五二頁

原文是 “Sie stand auf und sing den Eintretenden entgegen” 應作：「她站了起來，迎着進來的人走去。」

一三 「一輪紅日祇鬚髯如泡沫一般，浮在湖對岸森林上。」

泰東本四六頁
創造本六〇頁

原文是 “ein rotes Abendschein lag wie Schaum auf den wäldern jenseits des sees” 應作：「一縷晚霞彷彿烟浪似地浮在湖對岸的森林上。」
上文（郭譯四四頁）說，「夕陽已隱過對湖森林後去了」
現在又說「一輪紅日浮在湖對岸森林上」，沒而復出，真有魯陽公「麾戈迴日」之力，神妙之至！

一四 「唉，這種歌是些下流人唱的。」

泰東本四八頁
創造本五八頁

原文是：“*Ei, das hört man den Dingen schon an*”應作：「唉，這一聽就可以知道了……」上文伊藜沙白問的是誰做的，郭譯却作「唱」，所答非所問。

一五 「朝暉還在四處瀰漫着，」

泰東本五六頁
創造本七二頁

原文是“*Die Morgen dämmerung ruhte noch in allen Winkeln*”應作：「黎明的幽昧還在各隅停留着，」這是說，曉光乍啓的時候，有些地方已經明亮，而牆隅屋角的地方，還停留着幽暗。「四處瀰漫」失之太過。

寫了許多錯處，手也酸了，墨也乾了，却還不足以盡其錯處的三分之一。

本文不是校對的文章，可不必多舉了。

唐譯既不足取，郭譯復多錯誤，因此有重譯的必要，這是我翻譯漪溟湖的原因。不敢自謂盡善盡美，還希望讀者諸君隨時賜教。

漪溟湖本是一部言情小說，與中文小說紅樓夢不相上下；所異者，不過紅樓夢結構宏大，漪溟湖篇幅小點罷了。中文小說類多偏於「內」的描寫，長於描寫人的心情，尤其於表現個性方面，其方法是由內及外；漪溟湖則由外而內，長於「外」的描寫，於自然方面，風景方面，可謂補前者之所不逮；而感情的深摯，思想的高超，尤可與紅樓夢並駕齊驅，有過之無不及；是在讀者一一自己領略去。

一九二七，八，三十一，朱懷。

目 次

序	
作者事略	一七
老人	二三
兩小	二六
森林中	三一
女郎適立道路旁	四四
故鄉	五五

一封 信	六四
瀚 溟 湖	六六
我的 媽 媽 所 主 張	七六
伊 藜 沙 白	八六
老 人	九三

作者事略

施托謨 (Hans Theodor Woldsen Storm) 以千八百十七年九月十四日生於德之雪勒斯維州 (Schleswig) 虎汝謨城 (Husum) 父係一律師，頗有令名；母美而慧，屬於舊家門楣。氏幼入地方小學讀書，家鄉景物，庭園風味，影響於其作品甚深，其後故鄉之作，即大半取材於此。繼入呂培 (Lubeck) 中學肄業，始研究文學。氏所作詩多受海涅 (Heine) 與愛新道夫 (Eichendorf) 之影響，遠之如哥德 (Goethe) 之浮士德 (Faust) 亦與有力焉。

一八三七年，氏入基爾 (Kiel) 大學，研究法律。一八四七年，氏歸故鄉，

從事律師業；時氏已與其表妹愛斯瑪（*Konstanze Esmarch*）結婚，伉儷間頗稱相得。未幾，雪勒斯維霍斯坦（*Schleswig—Holstein*）二州入丹麥統治之下，氏之家庭幸福，亦被蹂躪。一八五三年，出亡在外，服務普魯士，輾轉柏林卜支丹（*Potsdam*）海立根（*Heiligenstadt*）間。在卜支丹時，氏曾一度作南德之旅行，便道訪繆利克（*Edward Moerike*），繆利克者，氏曾讀其詩文，素所景仰之人也。一八五六年，氏往海立根作地方判官，任職數年，頗稱小康。然氏與其家人，流寓在外，固未嘗一日忘故鄉；其所作“*Die Heimat*”一書，即寓其懷歸之意。迨一八六四年，雪州歸於普氏，即旋里，任地方長官。歸鄉未幾，而其妻即歿；時氏已有子女七人，翌年，續娶燕筍（*Dorothea Jensen*）為妻。一八七九年後，氏隱於霍斯坦鄉間；一八八八年，卒於

鄉；遣命葬虎城祖塋。氏所作詩，長於抒情，自成一家；其小說復擅於描寫，所作無慮數十種，漪溟湖一書，爲其早年（一八四九年）之作，流誦德意志民間，宛如中國之石頭記焉。

一九二七，八，一四，朱僕。

原书空白页

漪
溟
湖

原书空白页

老人

一日深秋向晚，一老人衣裳楚楚，徐徐走下街去。他似乎從散步歸來，因為他一雙舊式的扣鞋，已經滿被塵漬。他挾着一枝金頭的竹杖，雙眼沈黑，彷彿那全盤消逝的青春整個在裏邊隱逸；雪似的霜鬢恰與之成對照。他安閒地四顧，有時俯瞰前面斜陽中展着的城市——他彷彿近乎個外鄉人，因為過路的人，雖也有許多不自覺地不禁看到他嚴肅的目光，可是向他招呼的，却只有少數。末了他在一所高大的三角頂房子前站住，回首再望一次城市，便走進門去。一陣鈴響，面門開着的一扇窗上的綠帷牽開，現出一個老婦的

面容。老人用手杖向她招呼一下。「還沒有點燈！」他說時微帶點南方的口音。裏邊老主婦又把窗帷放下。老人於是走過寬廣的門道，進了中堂，兩側有些櫥木的大櫃，上邊陳設着磁瓶；又走過對面的門，進了一間小小的過道，有一條窄的樓梯，可以走到後室的樓上。他緩步上去，推開上邊一扇門，走進一間不大不小的屋子裏去。裏邊十分幽靜，一壁滿是書架書廚，對面懸着幾幅人物和風景畫片。綠帷桌上，一本本的書零亂地攤着，桌前有一把沈重的靠椅，上邊覆着紅的天鵝絨的枕头。——老人將帽和杖放在屋角，坐在靠椅上，合着手，彷彿散步倦了後在休息。——他這樣坐着，天色漸漸暗了下來，一縷月光從玻璃窗上射入，照到壁上的畫片，那一縷亮光緩緩地移動，老人的目光也不自覺地跟着移動。光線射到一幅樸素的黑框中的小照上來了。「伊

「蔡沙白！」老人低低叫了一聲——當他叫了這一聲之後，時光變了他回到他幼年的時代。

兩 小

一會兒，一個小女孩嬌憨的體態向他走來。她名叫伊藜沙白，有五歲的光景他自己像是十歲的樣子。她項上圍着一塊紅綾結子，顯得她的一雙碧眼格外美麗。

「萊茵哈特！」她叫着，「我們得開了，得開了！整天沒有功課，明天也沒有！」

萊茵哈特忙將挾着的石板往門後一擦，兩個孩子便從屋裏跑到花園，更從園門跑到外邊草地上，夢想不到的放假，使他們格外高興。萊茵哈特在

草地上借着伊藜沙白的幫助，已經蓋成一間小小的草屋，他們還在夏天的傍晚在裏邊住的；只是還少椅子。他便立刻動起工來；釘，鏟，和需要的板都已經齊備了。這當兒，伊藜沙白沿着一帶短牆走去，沿路採集些環形的野荜種子，擱在圍裙裏，想要拿來穿成頸環，萊茵哈特敲彎了許多釘子後，居然把凳子造成，又走到陽光裏的時候，她已經走得很遠，一直到草地的那一頭去了。

「伊藜沙白！」他叫，「伊藜沙白！」她就跑了轉來，一頭髮髮紛飛着。他說：「來，我們的房子蓋好了，你跑得很熟了，進來，我們坐在新的凳子上。我給你講些故事吧。」

兩人便走了進去，坐在新的凳子上。伊藜沙白把她的小環兒從圍裙中拿出，穿在長的線上；萊茵哈特開始講故事：「從前有三個紡績女——」

「啊，」伊藜沙白說，「又講這個故事；這我背都背得出來了。」

萊茵哈特祇得將這「三個紡績女」的故事攔起，又另外講那可憐的人，被丟在獅窟裏的故事。「天已經黑了，你知道嗎？黑得很，獅子都睡下了。只是還時時打呵欠，把紅的舌頭伸了出來；那個人怕得抖起來，並且盼望天快一點亮。忽然一片亮光照到他周圍，擡頭一看，一位天使站在他面前。他向他招手，一直走進山石裏去了。」

伊藜沙白聽得出神，「一位天使？」她問，「也有翅膀嗎？」

「不過故事上這樣講，」萊茵哈特答說，「那裏曾有天使？」

「哦，呸，萊茵哈特！」她說着呆呆地望着他。萊茵哈特可是板着面孔看着她一眼。她懷疑的問道：「那麼爲什麼他們總是這樣講呢？媽媽，姑姑，還有學

校裏？」

「那我不知道。」萊茵哈特答說。

「可是你說，也沒有獅子嗎？」伊藜沙白又問。

「獅子有沒有獅子？印度多着呢；那兒拜菩薩的神父常把獅子套在車上，教牠拉過荒草地。我大了，我自己也要去一次。那兒比我們這裏好到幾千倍，簡直沒有冬天。你也要同我去。你願意去嗎？」

「我去，但是媽媽也要同去，你的媽媽也要去。」

「不，她們那時候太老了，不能同去。」

「可是我不能獨自去。」

「那你已經够了；那時候你一定會是我的妻子，別人不能再管你的。」

「可是我的媽媽會哭的。」

「我們還要回來，」萊茵哈特激烈地說，「你乾脆地說罷，你願意去不願意？不然，我一個人去，一去就永遠不回來。」

小女孩幾乎哭了出來。「只不要作出這麼忿恨的眼光來呀，」她說，「我願意同你上印度去。」

萊茵哈特歡躍起來，雙手牽着她，拉她到外邊園地上。「上印度去，上印度去！」口裏唱着，和她手牽手地跳着圈兒，跳得她的紅綾結子飛了起來。忽然他撇開手，正經地說：「但是不成功，你沒有膽量。」

——「伊藜沙白！萊茵哈特！」園門口有人呼着。「在這裏！在這裏！」兩個孩子答應着，手牽手地跳了回去。

森 林 中

兩個孩子這樣一起長着；他常覺得她太幽靜，她常覺得他太暴躁，可是兩人並不因此生疎；差不多所有的暇時總在一起：冬天在母親的小屋子裏，夏天在林子裏，野地上。——有一次，伊藜沙白在萊茵哈特面前被教師譴責，萊茵哈特便把石板忿忿地摔到桌上，想把那人的怒氣遷到自己身上。但是沒有人理會他。萊茵哈特却再也聽不進去地理課，借此做了一首長詩；詩中把自己擬作一隻雛鷹，教師比作一隻灰色老鵠，伊藜沙白比作一隻白鴿；鵠鷹發下一誓，一朝待他毛羽豐滿了，便要向老鵠報仇。少年詩人滿眶含淚，覺

得自己非常悲壯。回家後，他便自置一本羊皮紙本，滿是白紙；在第一頁上，便小心地抄上他第一首詩。——不久他轉入別校，結識了許多年齡相仿的兒童，但是他和伊藜沙白的交情並不因此疎減。他現在着手，把他一次又一次講給伊藜沙白的故事，揀她最喜歡的，抄了下來；抄的時候，他常有一種興趣，想把自己的意思編一些進去；但是不知道甚麼緣故，總是辦不到。於是只得就所聽來的源源本本地抄上。寫好後拿來送給伊藜沙白，她便小心地珍藏在小箱子的抽屜裏；每當晚上的時間，伊藜沙白在他面前讀這些故事給她母親聽的時候，他常感到一種愉快的得意。

七年過去了，萊茵哈特因爲前程的造就須得離去家鄉。伊藜沙白一想到了，一個時期要全然沒有萊茵哈特，她的心裏不知怎樣纔好。一天，萊茵哈

特對她說，他還要依舊給她抄寫故事；和給他母親的信一起寄來送給她；是她也得寫回信，報告她如何滿意；她聽了很是喜歡。行期漸漸近了，羊皮本上更添了許多新詩。只有這件事不會教伊藜沙白知道，雖然她是全部書和陸續寫來將近半冊大部分詩歌的誘因。

那是六月天氣，萊茵哈特第二天就要起程。大家還想在一處盡歡一天，便發起了一個遠游會，到附近森林中去旅行。於是結隊出發，幾點鐘的車道過去了，到了森林邊上；大家把食籃提了下來，向前進行。先得穿過一座松林，裏邊十分陰涼幽暗，地上撒滿細的松針。走了半點鐘之久，纔從松蔭裏出來，到了一座清新的山毛櫸林下；這裏一切都是明媚綠潤，時時有陽光從濃葉枝頭射下；一隻小栗鼠在頂上從這枝跳到那枝——走到一處地方，上邊千

年的樺樹交柯成一個透明的葉的穹窿，大家在下邊駐足。伊藜沙白的母親開了一個食盒，一位老紳士自己起來作司食長。「大家都圍着我來，你們孩子們！」他叫着，「好好地聽着，我對你們說的話。你們每人拿兩塊乾麵包作早飯，牛酪沒有帶來，口味須得你們自己去找。這林子裏面有許多莓子，這是說，誰找得到，便是他的。誰要是不中用找不到，只好乾喫麵包；人生到處都是這樣的。你們理會我的話嗎？」

「知道了！」青年們呼着。

「好聽着。」老人又說，「還沒有完呢。我們老年人世面見得多了，現在就在家裏——這是說，就在這兒樹底下，削蕃薯，攏火，到了十二點，鷄子也可望煮好了。因為這些，你們也得把莓子的一半分給我們，作為我們飯後的餘

餐好了，你們隨便向東向西走吧，只是要正經一些。」

青年們做出各式各樣頑皮的鬼臉。老人又叫道：「慢着，這實在也不消說，誰找不到，當然可以不必分出；可是你們也要牢牢地記好，從我們老年人手裏他也得不着一點兒，那麼，你們今天一天已經有了很夠的好教訓；要是你們更能找到莓子時，你們今天的成功就是一生成功的豫兆了。」

青年們也都這樣想着，一對對地分頭出發。

「來，伊藜沙白！」萊茵哈特說，「我曉得一處有莓子的地方，你不會乾喫麵包的。」

伊藜沙白便把稻草帽子的綠帶結好，掛在手腕上，說道：「那麼來吧，籃兒已經預備好了。」

兩人就向森林中走去，漸漸深入；林蔭裏幽暗陰潤，一切都沉沈寂寂，只有不見影的黃鶯，在他們上邊空中長鳴，兩人又走過一叢稠密的草莽，萊茵哈特須先行幾步闢一條小路，這兒折斷一枝小梗，那兒攀開一條藤蔓。一會兒，他聽見伊藜沙白在後邊叫他的名字。他轉過身來。「萊茵哈特！」她叫着，「等一等啊，萊茵哈特！」——他看不見她；後來纔看見她在稍遠的地方和灌木叢兒奮鬪；她柔美的頭兒僅僅在羊齒上浮着。他再走回去，把她領出蕪亂的羊齒外邊，走到一片空闊的地上，藍色的蝴蝶在寂寞的林花間鼓翼。萊茵哈特替她掠開濕的髮兒，她臉上熱騰騰地；他又要替她帶上帽子，她却不願意，但是他又央求她，終於讓他帶上了。

「你的莓子倒是在那裏呢？」她最後問了，說時停了步，深深地呼吸一

下。

「從前這裏有，」他說，「可是蝦蟆比我們先來到了，或者是黃鼠，再不然也許是妖怪。」

「不錯，」伊藜沙白說，「葉子還在上邊呢；可是這兒不要說妖怪。走吧，我還一點不倦，再往前去找找看。」

一條小溪橫在他們面前，過溪又是森林，萊茵哈特把伊藜沙白抱起，渡過溪去。好一會走出樹蔭，又到一片空曠的地方。「這裏一定有莓子，」小女孩說，「氣味這樣香甜。」

他們尋着走過陽光的地方，可是一個也找不到，「不是，」萊茵哈特說，「不過是野花的香氣。」

覆盆子和莢豆花長遍了一地，空氣中布滿了濃郁的野花的香氣，和滿地的淺草的氣息。「這兒真是寂靜，」伊藜沙白說，「他們都往那兒去了？」

萊茵哈特却沒有想到回去的路。「等一等，風從那兒來的？」說時他高舉着手。可是一點風息都沒有。

伊藜沙白說：「聽，我彷彿聽見有人說話。向那一邊叫一聲試試看！」

萊茵哈特用手捲做筒兒，往裏喊道：「這兒來呀！」——「來呀！」聲音傳了回來。

「他們答應了！」伊藜沙白說着，連連拍手。

「不是，沒有什麼，不過是回音。」

伊藜沙白緊挽着萊茵哈特的手，說道：「我怕！」

「別怕，」萊茵哈特說，不要緊的，這兒風景很好。你在那兒草地裏樹蔭底下坐一回吧，我們歇一會兒，回頭就會找到他們。

伊藜沙白坐在一枝斜出的樺樹底下，用心向各方聽着；萊茵哈特稍隔數步，坐在樹樁上，默默地望着她。太陽正停在他們的頂上，正是中午炎熱的當兒；小小的青蠅兒閃着金光停在空中鼓翅；他們周圍有種甜美的嗡嗡營營的聲音，有時候林木深處還傳來一二啄木鳥的剝啄聲，和別的山鳥的鳴聲。

「聽，」伊藜沙白說，「鐘響了。」

「那兒？」萊茵哈特問。

「在我們後邊，聽見了麼？是正午了。」

「那麼，城市就在我們後邊了，我們照這個方向走去，總可以碰到他們。」他們便踏尋歸路，找莓子的事情攔開了，因為伊藜沙白已經疲乏。末了樹林中間傳來一羣人的哭聲！一張白布在地上閃着，這是桌布了，上邊堆滿了纍纍的莓子。老紳士把飯巾扣在鈕孔上，正和青年們繼續發他的道學論調，一面使勁切着一塊燒肉。

「兩個落伍者回來了！」青年們叫了出來，當他們看見萊茵哈特和伊藜沙白穿過林子來的時候。

老紳士叫道：「過來，打開帕子，翻開帽子，你們找到的東西拿給我看看。」

「飢和渴！」萊茵哈特回說。

「要是此外一無所有時，」老人答着，一面舉起一盤纍纍的莓子向他

們眩耀着，「那你們也只好捱下飢渴。方纔約定的話你們是知道的；我們沒有東西給游手好閒的人喫。」

後來老人也被大家說和，纔開起飯來；時有鷓鴣的聲音，從杜松叢中傳出。

一天這樣地過去了。——萊茵哈特可是到底找到了點東西，縱不是莓子，但是也是在森林中生長的。回家後，他向舊的羊皮本上寫着：

此處山之阿，

風聲寂然無；

柯枝林下垂，

伊人蔭裏坐。

伊坐荷香間，
伊坐醇芳中；
青蠅正營營，
閃閃過碧空。

深林何岑寂，
伊女何聰慧；
鬢髮作黃褐，
映日有光輝。

遠處子規啼，
啼聲徹我心；
伊女眼如金，
森林之女神。

於是她不僅是他看護的人，並且是他漸漸發展的生活中一切愛慕和一切神妙的象徵了。

女郎適立道路旁

聖誕節晚上快要到了——那還是下午的時候，萊茵哈特和其餘的學生已經圍坐在市會地室中一張舊的櫥木桌旁。壁上的燈已經點着，因為這兒下邊已經黑暗；客人們很少，堂倌無聊地倚在柱上。在室之一角，坐着一位奏提琴的樂師和一位彈三弦琴的女郎，她面容俏麗，頗有些流浪民族游女的風度。他們把樂器放在膝上，不相干似地向前望着。

學生的桌上發出一聲開香檳酒的響聲。一位公子派的青年，把滿滿的一杯酒，遞向那女郎叫道：「喝吧，我的波希米地方的小愛人！」

「我不愛喝，」她說，不動身地坐着。

「那麼，唱吧！」公子派的青年隨手把一塊銀圓，向她懷內擲去。女郎慢慢地用手掠着她的黑髮，提琴師向她耳語一回；但是她却掉過頭去，把頭兒倚在三弦琴上，說道：「我不高興唱給那個人聽。」

萊茵哈特手裏擎着酒杯，跳起身來，站在她面前。「你要做什麼？」她傲慢地問。

「要看你的眸子。」

「我的眸子干你甚事？」

萊茵哈特目光炯炯地看着她：「你這一雙眸子啊，我曉得是虛詐的！」——她把滑潤的手托着腮兒，眈眈地看着他。萊茵哈特把酒杯舉到唇邊。

「謹祝你這一雙秋波妖媚！」說着喝了下去。

她笑了，把頭斜向一邊。「給我喝吧！」她說了一聲，一邊慢慢地喝下殘酒，一邊她把一雙漆黑的眸兒緊射着萊茵哈特的眼睛。於是她調好弦線，吐出極深湛而悲悽的音調唱道：

今朝呀，只有今朝，

我是這樣美好；

明朝呀，啊，明朝，

一切都要休了！

只有這一瞬兒，

你倒還是我的；

死，
啊，死，

只合我一人獨自！

當琴師彈着短促的節拍要終樂的時候，新來一個人加進團體裏去。

「萊茵哈特，我要叫你回去。」他說，「你已經走了，但是聖誕節的禮物

寄到你那邊去了。」

萊茵哈特道：「聖誕節禮物？這不會再到我這裏來的。」

「啊，什麼？你滿屋子裏都是松樹和糕餅的香味。」

萊茵哈特便放下酒杯，伸手去探帽子。

「你要做什麼？」那女郎問。

「去一去就回來。」

她蹙着眉兒。「別去吧！」她低聲地向她說，又親密地看着他。

萊茵哈特遲延一回，說道：「我不能够。」

她笑着用足尖蹴他一下。「去吧！」她說，「你不中用，你們大家都不中用。」等她一轉身，萊茵哈特一步步走向地室的梯上去了。

外邊街上已經黑暗；冬天的冷氣迎面向他灼熱的額上吹來。家家窗口都有點着燭的聖誕樹青影漏出；不時可以聽見裏邊小笛子和喇叭的噪音，夾着孩子們的歡呼聲。小乞兒一羣羣地挨門挨戶地走；有些爬在梯闌干上，想窺那窗內與他們無份的華麗。有時候一扇大門忽然掀開，冒罵的聲音將整羣的小客人從明亮的屋裏趕到黑暗的胡同裏來；有幾處從人家的門口傳來聖誕節的古歌，並且還夾着清朗的少女的聲音。萊茵哈特也無心去聽，

匆匆地走過一切，從這條街走到那條街。到寓所時已經漆黑，他三腳兩步跑上樓梯，走進屋子裏去，迎面聞着一陣甜香，彷彿在家時母親的聖誕節室一般，這使他頓起鄉思。他顫着手點了燈，一個大包裹在桌上放着，打開看時，滾出些褐色的聖誕節糕來，正是年年常見的禮物；有幾塊上還用白糖綴成他名字起首的字母，這不會是別人，定然是伊藜沙白做的。又有一小包刺繡精巧的襯衣，還有手巾和袖口，最後是母親和伊藜沙白的信，萊茵哈特先拆開末一封信，伊藜沙白寫的：

「看見精緻的糖字兒，你一定可以知道，這些糕兒是誰幫着做成的；也就是她爲你繡了這雙袖口。我們這裏聖誕節晚上一定很冷靜，我母親總是一到九點半就把紡車收起；這一冬你不在家裏，真

是十分寂寞，前星期日你送給我的那隻紅雀也死了，我不知流了多少淚，可是一向我總是好好看顧它的。平時下午日光一曬到它籠上的時候，它總要歌唱起來；你是知道的，它唱得太聒耳了，母親常把手巾蓋上，不許它唱。如今呢，屋子裏可是更冷靜了；只有你的舊友奕理虛，倒時常來看我們。你從前對我們說過，他的面色就像他穿的棕色大褂。他一進門的時候，我常想起這句話，那也真是令人好笑；可是你別告訴我母親，她聽了會不高興呢。——你猜猜，我送你母親些什麼節禮？猜不到吧？就是我自己！奕理虛用黑炭替我畫像；我須得坐了三次，每次足足一點鐘。我真不高興，讓一個外人這樣熟悉地背得出我的面兒。我也不願意；可是母親苦苦勸我，她

說，畫出來送給慈祥的維納夫人，會使她十分歡喜呢！

「只是你失了信了，萊茵哈特！你沒有寄故事來。我常常告訴你的母親；她總是說，你現在事情多了，沒有閒工夫做這些小孩子的事。可是我不相信，恐怕是別的緣故吧。」

萊茵哈特又讀了他母親的信，兩封信都讀完了，慢慢地摺好，攔在一邊的時候，鄉思離恨一齊湧上心來。他在戶內踱來踱去半天；低低地自言自語，聽得半懂不懂地對自己道：

他幾乎誤入了迷途，

茫然的徬徨不知出路；

女郎適立道路旁，

向他招手歸故鄉。

他走向寫字檯，取了些錢，又向街上走去——此時街上已經漸漸冷靜，聖誕樹已經熄了，街上也沒了小乞兒擾攘的聲音。冷風吹過岑寂的街道，家家老幼在屋內團聚着；聖誕節的第二段落已經開始了——

萊茵哈特走到市會近處時，地下傳來提琴聲和三弦琴女的歌聲；隨後地室的門開了，一個黑影從寬廣的，暗淡的梯上幌了上來。萊茵哈特往暗地裏一躲，匆匆地走了過去。一會兒到了一所輝煌的珠寶店買了一個紅珊瑚的小十字架，付了錢，又從原道走了回去。

離寓所不遠，他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女孩，站在一家高大的門首，很命地推門，可是總推不開。「要我幫你一下嗎？」他說。女孩子不回答，只是把

那沈重的門柄放下。萊茵哈特已經把門推開，說道：「別進去吧，他們會把你趕出來的；你跟我來，我可以給你聖誕節糕。」他又把門關上，挽着小女孩的手，她不作聲地同他向寓所走去。

他走的時候不曾滅燈。「這是給你的糕餅，」他說着把所有的一半擱在她圍裙裏，只是沒有動那有糖字的幾塊。「好，你現在回去吧，也給你母親一點。」女孩子畏怯地仰視他一眼，彷彿從沒有受過這樣恩惠，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萊茵哈特把門開了，照她下樓；她攬着糕餅跑下樓梯，好似小鳥飛也似的奔向家裏去了。

萊茵哈特將爐火撥了一下，把塵封的墨水盒放在桌上；坐着便寫，寫了一整夜的信給他母親和伊藜沙白。剩下的聖誕節糕不動地擱在一旁，但是

伊藜沙白給他的袖口却套上了，很映眼地露出在白色的毛織衣外邊。他這樣地坐着，直至冬日的陽光照到結了冰的玻璃窗上來，同時對面鏡中，反射出一付蒼白的，嚴肅的面容來。

故鄉

復活節到了，萊茵哈特起程回鄉。到家第二天早上，他便去找伊藜沙白。——你長得這麼高了！」他說，當那娉婷纖細的女郎含笑迎着他走來的時候，她頰上泛起紅暈，沒有回答什麼；他表示歡迎握着她的手時，她微微有退縮的意思。他追索的神情看着她，覺得她從前不是這樣；現在彷彿生疎了些似的。——他在那邊已經好久，又天天常去看她，可是這種情形還是繼續着。若是祇有兩人在一起時，談話中間往往發生頓挫，這種情景使他難過，常悒悒地去預防着。在假期中想要有一定的聚談，他便起始教伊藜沙白植物學，這

是他在大學中前幾月熱心研究過的。伊藜沙白常常順從他慣了的，又肯用心學習，也就準備着進行。一星期內有好幾次到田野牧場上去採集標本，要
是正午時分，綠色的採集囊中滿裝着花草回來時，萊茵哈特一兩點鐘後便
又過來，和伊藜沙白分配採集所得。

一日下午，他也爲這件事走了進來，伊藜沙白正站在窗臺邊，把些鮮嫩的
萋藜草向一架鍍金的鳥籠裏邊加食——這個鳥籠他以前却不會見過。
籠中有一頭黃雀，鼓着翅膀咕咕唧唧向伊藜沙白手指啄米。以前萊茵哈特
的鳥是掛在這個地方的。他快活的問道：「可是我那可憐的紅雀兒死後，變
成了這隻黃雀了嗎？」

「紅雀那兒會變，」母親說，她正在靠椅上坐着紡績，「這是你的朋友

奕理虛，在今天午刻，從他的莊子裏送來給伊藜沙白的。」

「從什麼莊子裏？」

「這你不知道？」

「什麼事呀？」

「奕理虛在一個月前承繼了他父親漪溟湖上的第二所莊子了，你難道不知道？」

「可是你一句也沒有告訴我。」

「唉，你可是也沒有一句話打聽你的朋友。他纔是一個可愛又懂事理的青年人呢。」

母親便走了出去調咖啡，伊藜沙白還是背着茵萊哈特，一心弄她的籠

子。她說道：「請你再等只一忽兒，我就要完了。」萊茵哈特可是不同往常一樣，一句話沒有回答；她就轉過身來，他的眼中突然有一種悲戚的表情，正是她所從未見過的。「你有什麼委曲，萊茵哈特？」她悶着向他走去。

「我嗎？」他呆呆地說着，茫然地看向她的眼裏。

「你好像是在傷心呢？」

「伊藜沙白，我受不了這隻黃雀。」

她驚異地望着他，她不懂他的意思：「你真是特別。」

他拉着她的雙手，她也安然地讓他握着。一回兒母親又走進來。

用過咖啡，母親又去紡車；萊茵哈特同伊藜沙白走到套間裏去，整理他們的植物。先數了花蕊，小心把葉子和花放平，每一種都存下兩份，夾在一本

標本冊裏壓乾。正是日暖風和靜悄悄的下午，只有間壁母親的紡車聲在唧唧地響，時時還可以聽見萊茵哈特沈抑的聲音。他在說植物的科名，時或替伊藜沙白改正不很熟悉的拉丁文發音。

「我現在還少五月花，」她說了，當全盤分配停當以後。

萊茵哈特便從衣袋中取出一本小小的羊皮本來。「這是一莖五月花給你。」他說着取出那一本的植物來。

伊藜沙白一眼看見那寫字的篇頁，問道：「你又編了故事嗎？」

「這不是故事，」他說時把本子遞給她。

那滿是些詩章，其中大多數至長不過一頁。伊藜沙白一頁一頁地翻着，她似乎只看題目。「她受教師譴責時，」他們在森林中迷路時，「復活

節故事，「她第一次給我寫信，……差不多都是這一類的題目。萊茵哈特偵查似的看着她；當她只是往下翻時，他看見在她平靜的容顏上泛起一陣嫩紅來，漸漸地暈過滿頰。他要看看她的眸子，但是伊藜沙白總不擡起頭來；最後她不作聲地把書擱在他面前。

「不要這樣還給我！」他說。

她從洋鐵匣中取出一朶紫褐色的嫩芽來：「我要把你心愛的花兒擱進去，」她說着，隨將那簿子納入他手中——

假期的末一天過去了，最後到了起身的早上。伊藜沙白請求她母親，許她送她的朋友到驛車上。驛站離家有幾條街遠。她走出大門時，萊茵哈特把手臂遞給她，一聲不響地傍着這苗條的女郎走去。兩人愈走愈近目的地，他

愈覺得爲難，因爲他要在長期別離以前，對她說一點重要的事情——這一點，是他一生的將來，一切的價值，一切的情愛所維繫的一點，只是他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說起。這使他擔起心來，腳步就不由地一步一步慢了下來。

「你走得太慢了，」她說，「聖瑪利的鐘已經打了十點。」

可是他並不因此走快。最後他訥訥地說：「伊藜沙白！你又要兩整年不能見我了——你還能像現在一樣地愛我吧，要是我再回來的時候？」

她點着頭，和藹地望着他——停了一回說道：「我也替你辯護過。」

「替我對誰你用得着替我辯護？」

「對我的媽媽。昨天晚上，你去了以後，我們還討論你半天。她說，你沒有從前那樣好了。」

萊茵哈特沈默了一回；隨即握住她的手在手內，誠懇地望着她一雙天真的眼睛，說道：「我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好；你只管牢牢地相信着吧！你相信我嗎，伊藜沙白？」

「我相信，」她說。他便放開她的手，同她疾速地走過末一條街。愈近別離的時候，他的面容愈顯得快活；她幾乎追不上他了。

「什麼事這樣喜歡，萊茵哈特？」她問。

「我有一件秘密，一件美妙的秘密！」他說時目光炯炯地望着她，「待我兩年後回來了，你便可以知道了。」

說時已經到了驛站；恰好正是時候。萊茵哈特再握一次她的手。「再見！」他說，「再見，伊藜沙白！不要忘記了！」

她搖着頭，也說一聲「再見！」萊茵哈特上了車，馬便拉着走了。車在角上轉彎時，他再一次看看她那可愛的情影，她正在一步步慢慢地走了回去。

一 封 信

差不多兩年過去了，萊茵哈特坐在燈前，桌上堆滿書卷和紙帙，正在等候一個朋友和他常在一起研究的。有人從樓梯上下來。「進來吧！」——却是女主人。「你的一封信，維納先生！」然後她又走了開去。

萊茵哈特從歸省以後，沒有給伊藜沙白寫信，也沒有從她那裏接到信，這一封信也不是她寫的；那是他母親的手筆。

萊茵哈特拆開了讀，不久讀到底下一段：

「我的愛兒，在你的年齡，還差不多每年有每年的新面目；因為少

年人是不會自甘落莫的。這裏也很多變遷了，要是我一向沒有誤會你，有一事真會使你難過。昨天奕理虛終究從伊、蔡沙白處得着允許了，他在過去三閱月間曾兩次向她求婚，都沒有成功。她自己總不能決斷，現在她可是終究允許了；她實在也還是太幼稚，婚禮不久就要舉行，她母親也要同他們一起走了。」

漪 溟 湖

又是幾年過去了。——日暖風和的暮春下午，一位青年在一條僻靜的樹蔭道上走着，他的面色康健，微帶赤褐色。嚴炯的目光緊緊覷着遠方，彷彿在期望這單調的路程早生出一點變化來；可是路程總是依然不變。末了，一輛手車慢慢的推上來。「喂，好朋友！」行人向着旁邊走的農夫呼喚，「這可是向漪溟湖去的道路？」

「正是，往前去。」那個人回說，說時把圓帽子動了一下。

「還有多遠？」

「先生，就在前邊。沒有半筒煙的功夫，就可到湖邊了；莊主的房子緊靠着湖。」

農夫走過去了；行人忙忙地沿着樹蔭走着。一刻鐘後，左首樹蔭忽然走盡，道兒轉上一處山坡，百年的古樑樹梢都超不過這山坡。望過樹梢去便是一片空曠的平陽的鄉景，深下處展着湖面，沈靜凝碧，幾乎四周都是青翠的，着陽光的森林，只有一處開豁，展着深邃的遠景，一直到了青山橫障的地方。橫看去，在綠叢叢的林間，彷彿一片白雪似的照耀過來，乃是着花的果樹，前邊高岸上，聳峙着那所莊園，紅磚白堊相掩映。一隻鶴鳥從煙囪上飛起，徐徐在水面上迴旋。——「漪溟湖！」行人呼了出來。他彷彿已到了目的地，佇立不動，從腳下的樹梢上望到對岸，莊園邸第的倒影在水中微微地蕩漾着。於

是他又向前行去

路又陡轉下坡，坡下的樹頓又成蔭，同時湖面隱蔽了，只時時在林隙中間隱現着。路又平平高了起來，左右都沒了樹木，兩旁盡是密密叢叢的葡萄園，左右又有許多開花的果樹，滿擁着嚶嚶嗡嗡的蜜蜂。對面來了一個魁梧的男子，穿着棕色大褂。他漸漸近來，搖着帽子，朗朗叫道：「歡迎，歡迎，萊茵哈特兄！請到滄溟湖莊上去！」

「久違了，奕理虛兄，多謝你的盛意！」行人對他招呼着。

兩人走近，互相握手。「你一向好嗎？」奕理虛說着，細細地把他舊同學嚴肅的面貌看了一下。

「很好，奕理虛兄，你也是一樣；只覺得比從前更來得開朗些了。」

奕理虛聽了，快活地一笑，他單調的容貌更覺得格外開朗些。他又向萊茵哈特遞手，說道：「可不是麼，我從那時起轉了一股好運，你定然是知道的。」說着又搓着手，得意地喊道：「這叫做出其不意！她所想不到，做夢也做不到的！」

「出其不意？」萊茵哈特問，「對誰呢？」

「對伊藜沙白。」

「伊藜沙白！你沒有告訴她說我來嗎？」

「一句也沒有，萊茵哈特兄；她沒有想到你，她母親也沒有。我完全秘密地約你來，好讓大加格外歡喜些。你是知道的，我慣弄這些詭計兒。」

萊茵哈特沈思着；他們一步步走近湖莊，他的呼吸也一息息地迫促起

來，道的左首葡萄園也盡了，接着一片連綿的菜園幾乎一直展到湖濱。那隻鶴鳥時而飛了下來，在菜園裏昂然地來回走着。「哦！」奕理虛拍手叫道：「那埃及長脚奴又來偷豆榦子了！」那鳥不慌不忙地飛起落到菜圃盡頭的一所房子頂上，那房子圍着牆垣，沿牆一帶桃杏掩映着。奕理虛說：「這是釀酒場，我二年前纔置的；那一帶農莊是先父添置的；住的房子還是祖父手裏蓋起來的呢。我們便是這樣一步步地發展開去。」

說着來到一處空地，邊上是農莊，後邊是正房，正房兩翼又接着一帶高的圍牆；牆後一帶繁茂的水松排列着，紫丁香花正在盛開，有些地方垂遠它的花枝掩入前方的庭院。工人們走過庭中，面孔因被太陽曬着又因工作做熱了，走着向兩人行禮。奕理虛向這個吩咐一聲，又向那個問幾句關於一天

工作的事——來到正房了，兩人走進一帶陰涼而高敞的門廊，走盡了，又轉入左側稍暗的游廊。奕理虛推開一扇門，兩人走入一座寬敞的花廳，兩側窗外濃蔭掩映，滿室中陰潤幽翠；窗間有兩道高敞的側門，春陽的嬌光滿滿地射了進來，由此可以望見廳外的花園，園中的花壇和幾行高峻的闊葉樹，中間界着一道筆直的寬廣的甬道，由此望去，可以看見湖面，並湖對岸的林木。兩人一入花廳時，門開處，好風迎面送進一陣香潮來。

園門前臺地上坐着一位白衣的，處女似的少婦。她立起身來，迎着兩人走去；走到半路上忽然站住了，好像生了根一樣。不轉眼地凝視着這位生客。他微笑着向她伸手。她叫道：「萊茵哈特，萊茵哈特！啊，原來是你——我們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萊茵哈特說了一句，再也說不下去，因為他一聽見她的聲音，心裏感着一種隱微的肢體上的創痛；他再擡頭看來，她站在他面前，依然是幾年前故鄉中分別時那種娉婷纖孌的姿態。

奕理虛滿面春風站在門旁。「你看，伊藜沙白？」他說，「值得吧！這你可以沒有想到，永遠沒有想到！」

伊藜沙白用姊妹的神情看着他：「你真好，奕理虛！」

他將她纖纖的手歡愛的握了過來，說道：「現在他來了，我們不教他幾天就走，他在外作客久了，我們要教他再享些家鄉的風味。你看，他變得多少生疏和正經的樣子！」

伊藜沙白懦怯的眼光抹着萊茵哈特的面容一下。他說：「這不過是我

們日久沒有見面的緣故。」

正說時，母親肘上掛着一串鑰匙走了進來，見了萊茵哈特，說道：「維納先生啊，真是歡迎的，又是想不到的客人！」——於是大家寒暄一回，暢暢快快地彼此問答着。母女兩個走去張羅，萊茵哈特用着爲他預備的茶點，奕理虛坐在一旁，點着海砲石烟管，噴雲吐霧地談論着。

第二天萊茵哈特同他出去，參觀田畝，葡萄園，花園，釀酒場等處，一切都布置得很好，在地上和鍋旁做工的工人都現着康健和滿足的樣子。中午時分全家坐在花廳上，其餘時候按照主人的閒暇，一天的辰光或多或少都在一起消遣着。只有晚飯前幾點鐘和午前早刻萊茵哈特在自己室內用功。幾年來閒時他常收集些民間通行的歌謠，現在把它整理起來，可能時，還在近

處添加些新的材料——伊藜沙白隨時都是溫柔和藹；突理虛總是始終不變地關心，她總是用一種委婉的謝意去承受，萊茵哈特時常想着，從前那樣玲瓏活潑的女孩兒，想不到現在竟成了這樣沈靜寡言的妻室。

自到此地第二日起，萊茵哈特每當傍晚時分常在湖濱散步。道由園下經過。道盡處，在一所臨湖的高地，有幾株高大的赤楊，其下放着一張長凳，伊藜沙白的母親，叫它做「晚凳」，因為這地方正對着西方，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家人慣在此處坐賞——一日向晚，萊茵哈特從散步歸來，突遇急雨。他躲在湖濱一株菩提樹下，可是雨點驟密，頃刻透過樹葉，淋了下來。他身上全濕了，纔只好垂頭喪氣，一步步走了回來。天色快要黑了，雨却愈下愈大。他走近「晚凳」時，在閃爍的赤楊樹間，彷彿看見一個白衣女子的身影。那影兒

站着不動，等他走近去看時，向他望着，彷彿在等一個人的樣子。他想，那影子一定是伊藜沙白。他快步向她走去，想和着她一同從園裏回家時，那影子却又慢慢移開，消隱在一條黑暗的側路裏去了。他莫名其妙，幾乎惱恨着伊藜沙白；可是他還疑惑究竟是不是她；但是却不好意思去問；他回去時連花廳都不跨進去，只怕伊藜沙白一會從園門口進來時，也許可以碰得見。

我的媽媽所主張

兩三天後，已經向晚了，一家人和平常這時候一樣，聚坐在花廳上。門是開着，夕陽已經隱過湖對岸的森林後去了。

衆人請萊茵哈特讀幾首民歌，這是他方纔由一個鄉居的朋友寄來的。他便回到自己房裏去，即刻取了一卷紙來，似乎都是寫得很工整的篇頁。

大家圍坐在桌邊，伊藜沙白傍着萊茵哈特。「我們讀着看吧，」他說，「我自己都沒有看完過。」

伊藜沙白便打開紙卷，說道：「這兒還有音符呢，萊茵哈特，你唱一唱纔

好。
」

他便開始讀一篇梯羅兒地方的民歌，讀下去時時加上些半低的腔調。一種普遍的快感配支着這小小的集會。伊藜沙白問道：「這樣好的歌兒到底是誰編出來的呢？」

奕理虛說：「唉，這一聽就可以知道了：裁縫夥計，理髮匠，和這一類的下流人們。」

萊茵哈特說：「這決不是編出來的；它們自然的生長，它們從空氣中落下，如遊絲似的飛迴各地，東飄西蕩，即刻到處都唱起來。我們自己的動作和遭遇都表現在裏邊，就如我們大家都合起來做成的一樣。」

他又另外取出一張：「我站在高山上……」

「這個我知道！」伊藜沙白說，「你唱下去，萊茵哈特；我和你合唱。」於是兩人便唱了起來，音調是這樣神妙，使人不敢相信是出於凡人之手。伊藜沙白用她稍爲掩飾的次高音和萊茵哈特的次中音。

她母親這時候一心一意地坐着縫衣；奕理虛叉着雙手靜聽。歌兒唱完了，萊茵哈特默默地把那一篇擱在一邊——在這傍晚的靜寂中，從湖岸上傳來牧鈴的聲音；大家不覺側耳靜聽，聽得一個牧童清朗的歌聲：

我立在高山上，

俯瞰深谷中……

萊茵哈特微笑道：「聽見了沒有？這樣一傳十，十傳百的。」

伊藜沙白說：「這是這兒一帶常常唱的。」

奕理虛道：「是了，這是牧童茄司白，他放牛回來了。」

他們又傾聽了一回，一直到牧鈴的聲消失在農莊的後邊。萊茵哈特說道：「這是天然的古調，它們沈睡在山林裏，沒有人知道，是誰發現得的。」

他又抽出一篇新的來。

天色已經黑了下來，一縷晚霞彷彿煙浪似地浮在湖對岸的森林上。萊茵哈特攤開篇頁，伊藜沙白按着一邊，一同看下去。萊茵哈特便讀着：

我的媽媽所主張，

要我另嫁別家郎；

從前的一番心腸，

要我一旦把它忘，

我不願這樣。

我自抱怨媽媽，
怨她處置欠當，
本來潔白無疵，
現時都成罪殃。
教我怎樣！

所有的矜榮和快樂，
徒換得幾許幽怨。

啊，要不是這樣，

啊，縱然乞食走荒原，

我也心甘願！

萊茵哈特一邊讀着，覺得紙上有一種幽微的顫動；待他讀完了，伊藜沙輕輕地把椅子向後一移，默默地向園中走去。母親的目光隨着她。突理虛想跟了出去，可是母親說：「伊藜沙白往外邊有事去。」只好止住了。

夜幕沈沈地垂了下來，遮蓋住花園籠罩住湖面。晚來的蛾兒栩栩地在園門口亂飛，花兒和草兒的氣息一陣濃似一陣地從園門裏吹來；湖上傳來蛙聲，窗下啼着一隻夜鶯，又有一隻在園林的深處；冷月從樹梢升起。伊藜沙白纖纖的身影已沒入花木叢中，萊茵哈特還凝望了那兒一回。於是捲起歌

曲，向座上人告辭一聲，下了花廳，一直回湖濱去了。

森林沈默地站着，把它的黑影遠遠地映入湖面，湖心漾着一片朦朧的月色。林中時斷時續發出一種蕭蕭的聲音；那並不是風，不過是夏夜的氣息。萊茵哈特總是沿着湖岸走去。離岸一箭之遙，可以看見一朵白色的睡蓮。忽然他心中一動，想近攏去看她；他便脫了衣服，下了水去。水很淺，尖銳的水草和石子刺他的脚，總涉不到水深足以游泳的地方。忽然湖底直落，水在他頂上打旋，好一回，纔又探出水面。他纔輪起手足，畫着圓，又一回，纔辨得出他要往的處所。他又望見那睡蓮，孤寂地浮在大葉子中間。他緩緩游將去，手起時，水沫飛濺着在月光中閃耀；可是他和睡蓮間的距離，彷彿總是不變的一樣；回頭看時，後邊湖岸却漸漸朦朧起來。他還不肯中止，鼓勇向前進行。好一回

纔近着花朵，居然可以在月光底下明晰地辨認出銀白的花瓣；可是同時他覺得身子彷彿着了網，底下滑溜溜的草根。伸了上來，纏繞他的四肢。不測的湖水黑沈沈地四處蕩漾着，後邊又聽見魚躍的聲音；在這水中他頓覺不安，用力掙斷草根，一氣不吸地，忙忙向岸游來。他再從岸上回望湖水時，睡蓮依然遠遠地孤寂地，浮在沉黑的深淵上。——他穿上衣服，徐徐取道回家。他從園中走進花廳，奕理虛和母親正在檢點行裝，因為明天有點小事，須得出門一次。

母親迎着他問道：「這樣夜深了你還在那裏玩？」

「我嗎？」他回說，「我要去探那睡蓮，但是沒有成功。」

「這又是令人費解！」奕理虛說，「你究竟要把那睡蓮怎麼樣呢？」

「從前我曾認識了她，」萊茵哈特說，「可是這却是隔了很久了。」

伊 藜 沙 白

第二天下午，萊茵哈特和伊和沙白在湖的對岸遊行，有時穿行森林，有時登臨突出的湖岸。突理虛去時囑咐伊藜沙白，俟他和母親出了門，領萊茵哈特到附近風景最好的地方，尤其是湖的對岸，去遊賞遊賞。他們一處處地走着。伊藜沙白走乏了，坐在一枝斜出的樹枝蔭裏休息；萊茵哈特站在她對面，倚在一棵樹幹上。林木深處傳來子規的啼聲。他忽然一動，這一切彷彿全然經過來似的。他稀奇地看着她，微笑問道：「我們找莓子去吧？」

「這不是產莓子的時節。」她回答。

「但是不久就要到了。」

伊藜沙白不作聲，搖搖頭兒，隨又站了起來，兩人再去游行；她傍着他走，萊茵哈特的眼光總是看在她後邊，因為她走得這樣娉婷，彷彿是衣服在推移她走似的。他常不自覺地落後幾步，好去窺她全部的身影。兩人走到一處空曠的地方，滿地都是野草，由此可以望得一片遠景。萊茵哈特彎下身去，從地上野草中摘起一株草花來。當他擡起身來時，面上現着沈痛的表情。他問道：「這朵花你認得嗎？」

她疑問的樣子看着他，說道：「這是一朵歐麗茄（*Errika*）花，我在林中常常摘下來的。」

他說：「我在家中有一本舊書，我先前常把各種歌曲和詩章寫在上面，

現在可是好久沒作了。那本書裏也有一朵歐麗茄花；但不過是枯敗的了。你記得是誰給我的呢？」

她默默地點首，低着頭，只管看萊茵哈特手中的花兒。兩人這樣站了半天。當她向他擡起頭來的時候，他看見在她的眶中滿貯着晶瑩的淚。

「伊藜沙白，」他說，「在青山的那邊埋沒着我們的青春。現在到那裏去了呢？」

兩人不再說話了，默默地並着肩兒走向湖濱。空氣異常地蒸熱，西方湧上沈黑的烏雲。「要下雨了。」伊藜沙白說，她快步地走着；萊茵哈特無言點頭，兩人匆匆地沿着湖岸走去，一直走到他們攔小船的地方。

渡湖時，伊藜沙白把她的手搭在船舷上。萊茵哈特搖着櫓望着她；她却

抹過萊茵哈特身旁，看向遠處。他的眼光隨即滑了下去，落到她的手上——這隻蒼白的手，暗暗地洩示給他，她面容對他所緘默的心情。他從這隻手上看出她心頭隱含着的幽怨，這幽怨最喜支配着女人的纖手，在岑寂的夜間，慣撫在隱痛的心上。——當伊藜沙白覺得他注視她手上時，她慢慢把手越過船舷，浸入水裏去了。

到了莊門，院前歇着一架磨剪刀的手車；一個黑髮垂頭的漢子使勁踏着輪子，口裏哼着流浪民族的調兒，一頭披鞍的犬喘息着躺在一旁。門廡邊站着一個衣衫襤褸、面容憔悴的女子，伸手向伊藜沙白求乞。萊茵哈特探手向袋裏取錢；可是伊藜沙白向前一步，把她袋裏所有全都忙忙地倒給女乞的手裏去了。她即忙轉過身，萊茵哈特聽見她飲泣着，一步步走上梯去。

他想勸止她，但是一轉想，又立在梯下。那個女子還站在門旁，一動也不動，手裏拿着所得的施與。萊茵哈特問道：「你還要什麼？」

那女郎的神色顯然爲之一驚。「我不要什麼了。」她應着，隨即向他轉過頭來，迷亂的眼光向他呆視一回，然後向門口慢慢地走去。他叫出一個人的名字來，但是她聽不到了；只低着頭，雙手作十字形交叉胸前，一步步走了下去：

死，
啊，死，

只合我一人獨自！

一首舊日耳熱的歌調傳入他的耳裏，他呼吸停滯了。好一會，纔轉過身，去他屋裏走去。

他坐了下去，想要工作，但是沒有心情。這樣徒然地試了一點鐘之後，又走下去，到了坐起室裏。那邊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是一屋子陰沈冷綠的幽暗。伊藜沙白縫紉桌上放着一領紅巾，這是她方纔出門的時候圍在項上的，他拈在手裏，但是使他難過，又把它放下了。他十分不寧，又走向湖面，把小船解了纜，划過湖去；把方纔和伊藜沙白同走的道又重走了一遍。當他二次歸來時，天色已經黑暗，庭前邊遇着車夫，正要牽馬去餵草；出門的人正剛剛回家。他走進前廊時，聽見奕理虛在花廳上踱來踱去。他不向他走進去，屏息站了一會，便悄悄地上樓梯，一逕到他自己的房裏來。他坐在窗前的靠椅上，裝着彷彿要聽下邊水松上啼着的夜鶯；但可是只聽見自己心弦的顫動——樓下大家都去睡了；夜一刻刻地逝去，他全不覺得——他坐了足足有幾點

鐘之久，最後他站了起來，憑在開着的窗上。夜來的露水一滴一滴地在樹葉間淅淅地灑，鶯兒已經停了歌唱。夜空的深藍色也漸漸被東方上來的淡黃的微曠所擠，一陣涼風吹起，掠過萊茵哈特灼熱的額上；第一隻雲雀兒歡躍飛上空中——萊茵哈特忽然轉身，走到桌子旁邊；伸手去摸一枝鉛筆，摸到了，坐了下去，在一張白紙上塗了幾行。寫完後，隨即取過帽子和手杖，把紙條留在桌上，悄悄地推開門，走下樓梯去——黎明的幽昧還在各隅停留着，一頭大的家貓在稻草堆上伸腰，萊茵哈特無意之間碰了它一下，便向他的手聳起背來，外邊園中，雀兒已在枝上噪鳴，彷彿都在說，夜間已經過去了。這時他聽見上邊門響，有人從梯上走了下來，擡頭看時，伊藜沙白站在她面前。她用手握着他的手臂，嘴唇顫動，可是一句話也聽不見。最後她使勁地說：「你不

回來了，我知道的，別騙我，你永遠不回來了。」

「永遠不，」他應着說。她便放了手，一句話不多說。他走過甬道，向門走去；還回過身來一次。她一動不動地站在原處，死滯的看着他。他進一步，向她伸一伸手。隨即用力轉過身來，走出門去。外面一切都在新鮮的晨光中展着，蜘蛛網上沾着的露珠，首先閃着旭日的光輝。他不回顧，匆匆地走了出去；靜悄悄的湖莊漸漸在他身後隱去，他眼前慢慢展着廣漠無垠的偉大的世界。

老人

月光不再照進窗裏來；滿屋中黑黝黝地；那老人依舊坐在靠椅上，合着手，只是望向空洞的地方。四圍黑黝黝的昏暗在眼前漸漸擴散，幻成一片幽暗無垠的大湖；黑水一縷跟着一縷，愈來愈深，愈幽愈遠，一直遠到老人的目光幾乎不能達到的最後地方：一朵白色的睡蓮，孤寂地在葉瓣中間浮着。

房門打開，一縷燈光射了進來。老人說道：「你來得正好，白藜幾特，把燈放在桌上吧！」

他隨把椅子移近桌傍，取起一本攤着的書，沈入了他的少年時代的精

力會從事過的研究去了。

——
完。